



信願持名

學習藕益大師著「彌陀要解」的一些體會

蔡惠明

彌陀信仰與淨土思想是隨着佛教東來而傳入我國的。安世高、支婁迦讖兩位大師首譯彌陀大經。識師又譯「般若三昧經」介紹彌陀觀法。後來鳩摩羅什與玄奘大師逐譯小本「阿彌陀經」，為淨土法門奠定了理論基礎。到了晉代，慧遠大師在江西廬山東林寺創設蓮社，成為淨土宗初祖，念佛法門就在我國盛行。可謂家喻戶曉，婦孺皆知。歷代各宗大德，也多以持名念佛，係心安養為指歸，在漢族佛教徒中以彌陀信仰最為普遍，三根皆被，凡聖同修，被稱為橫超三界的殊勝法門，列作教內別傳。

「阿彌陀經」是釋迦牟尼佛無問自說的。因為「一心念佛、生彼國土」，是難信之法，除佛自說，無人敢問。為什麼說它「難信」呢？由於通途法門專仗自力，修戒定慧，斷見思惑，才能豎出三界，了脫分段生死。而淨土法門却仗佛慈力，不待斷見思惑，除無明塵沙便可橫超三界，帶業往生。「大集經」說：「末法億億人修行，罕一得道，唯依念佛，得度生死。」但對此恰有很多人難以啟信，本刊曾就帶業往生、消業往生問題引起討論。有人竟認為「帶業往生」流弊很多，自然而然毀謗大乘。因為帶

業往生，使人誤將「消業」說成「帶業」，並且以此作為淨土宗之特別方便。密宗頗瓦成就彌陀，必須修滿各種加行，證得次第方可修圓滿次第之頗瓦法，並不能帶業往生。因此心目中便有一輕視密法的觀念了。禪宗要踏破鐵鞋，坐破蒲團……更談不上帶業往生，所以他們的心裏也把禪宗看不得了。近代大德著作中也只是要人老實念佛，不要參禪，至若知識較淺的淨業行人，也自然而然心裏暗中毀謗大乘的禪宗、密宗，甚至於賢首宗……可見即此「帶業往生」一點，已是「難信之法」了。

沈九成居士所著「淨土三經正義」中已就「帶業往生」問題作了精闢的論述，從理論上捍衛了淨土法門。至於修學，善導大師說：「若欲學解，從凡夫地，乃至佛地，一切諸法，無不當學。若欲學行，當擇契理契機之一法，專精致力，方能速得效益，否則經劫至劫，尚難出離。」我們不反對參禪學密，或修正觀，只要對機，就能得益。但我們深信念佛法門，三根普利，萬善同歸，永明壽所說萬修萬人去，是最簡易、最穩當、最圓頓的特別法門，尤其適合居家學佛的二象。

「阿彌陀經」是淨土宗的「圓中鈔」以及藕益大師的「彌陀要解」最為殊勝精要。印光大師說：「彌陀一經，得此三疏，法無不備，機無不收。」又於此三疏之中，特別推贊「彌陀要解」，稱其超出此經一切注疏之上，推崇至極地說：「縱世尊出世，親自注解，亦不能過。」這裏想談談我個人對「要解」的有關信願持名理論學習的一些體會。拋磚引玉，敬請善知識們不吝賜教。

藕益大師說：「此經以信願持名為修行之宗。」由信生願，由願起行，行就是持名的妙行。信願行是三資糧，是往生彼國的保證。「要解」說：「非信不足以啟願，非願不足以導行。」其中信是關鍵。華嚴經說：「信為道元功德母，長養一切諸善根。」如果時常懷疑西方淨土是否真有？自己念佛能否往生？那就不能發起真願。相反地有了信願自然就能引起持名的妙行。持名不是普通的修行，而是極微妙，深不可測的妙行。只有持名這樣妙行，才能實現廣度眾生的大願。因為沒有此妙用，自身想出生死就很難，怎能度他呢？所以「要解」又說：「非持名妙行，不足滿所願而證所信。」只有依持名的妙行，才能滿足自己所發的大願，證實自己的所信，證實信願持名即得往生的勝行，證實是心是佛是心作佛的妙理。

「阿彌陀經」中先說極樂世界的依報莊嚴，如黃金為地，七寶行樹，樓閣羅網等；又說了正報莊嚴，如阿彌陀佛無量光壽，無量清淨。諸菩薩衆，以及聲聞天人，其中多有阿鞞跋致，具足種種功德。釋迦牟尼佛在宣說淨土妙法時，並令會中大眾，親眼得見極樂世界。「無量壽經」中，阿難願見極樂，在正向西方頂禮念佛時，頓見西方極樂世界現前，阿彌陀佛如黃金山高出海面，威德莊重，相好光明，並見彼國諸菩薩衆。娑婆極樂兩土相見如在對面。在說「觀無量壽經」時，韋提希夫人與五百侍女，也都同時看到阿彌陀佛與極樂世界。兩經中有如此的殊勝示現，都是為了鞏固眾生的信根。既生實信，自然出生淨土之願。

信有六信，就是：信自、信他、信因、信果、信事、信理。要解說：「信我現前一念之心，本非肉團，亦非緣影，豈無初後，橫無邊涯。終日隨緣，終日不變。十方虛空微塵國土，無我一念心中所現物，我雖昏迷倒惑，苟一念回心決定得生，自心本具極樂更無疑慮，是名信自。」這個「自」字，不是有我相的自我，而是指離一切相的自性，也即是指本有的妙明真心。「要解」直截了當說此心不是肉團心，又指出也不是緣影心，即第六識能攀緣的心。「首楞嚴經」中阿難認為自己這個能推想尋思的心，即是自心。為佛呵斥：「咄！阿難，此非汝心！」「此是前塵虛妄相應，惑汝真性。由汝無始至於今生，認賊為子，失汝元常，故枉受輪轉。」佛的這段開示很重要，見道的方便是顯真心，而其最初方便是破妄心。「觀無量壽經」說：「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。」這就是說，當前這一句念阿彌陀佛之心即是佛，也是直指眾生之心本來是佛。所以信自就是信自佛。信他，就是信他佛，應當像「要解」所說的「信釋迦如來決無誑語。彌陀世尊決無虛願，六方諸佛廣長舌，決無二言。」從而「隨順諸佛，真實教誨，決心求生，更無疑惑。」

信因和信果也是一對。「要解」說：「深信散亂持名猶為成佛種子，光一心不亂，安得不往生淨土？」曾有人問藕益大師：「人若在念佛七日念得一心不亂之後，又造惡業，仍能往生否？」大師答得好：「果得一心不亂之人，更無起惑造業之事。」這是從慎因而言的。「要解」說：「深信淨土諸善聚會，皆從念佛三昧得生。如種瓜得瓜種豈得豈。亦如影必隨形，響必隨聲，決無虛棄，是名信果。」可見信果，就是信從念佛之因，得往生之果。從因得果，果不離因。

事與理又是一對。事是事相，理是本體。「要解」說：「信事者，深信只今現前一念不可盡故，依心所現十方世界亦不可盡，實有極樂國，在十萬億土外，最極清淨莊嚴。」事與理相對，境與心相對。心即是理，境即是事。「要解」又說：「信理者，深信十萬億土，實不出我今現前介爾一念心外。以吾觀前一念心

性，實無外故。」介爾是形容微小，也就是說當前這一念心性雖然微小，但它的本體等同法界。「要解」接着說：「又深信西方依正主伴，皆吾現前一念所現影。」心性如明鏡，極樂依正主伴如鏡中所現之影。能現影者，是我理體。所現之影，不離鏡體，能現所現，純是真心，影雖多種，同為實相。

「要解」接着有概括地總結說：「全事即理，全忘即真，全修即性，全他即自。」這一小段，具有「華嚴經」所說的四種法界。「全事即理」。事就是理，彼此不相妨礙，表理事無礙法界。凡夫看來，事理是對立的，若論理，則平等不二，同一體性。若論事，則森羅萬象，千差萬別。於是誤以理為空事為有，空有矛盾事理隔絕，於是便有礙。殊不知理事相相即，本來無礙。這四句下面是：「我心遍故」等三句表事事無礙法界，奧妙精深。

有了信，就要有願，願就是「厭離娑婆，欣慕極樂」。「要解」說：「往生與否，全憑信願之有無。」又說：「若信願堅固，臨終十念一念，亦決往生；若無信願，縱將名號持至風吹不入，雨打不濕，如銅牆鐵壁相似，亦無得生之理。修淨業者不可不知也。」藕益大師在這裏着重指出：「娑婆即自心所感之穢，而自心穢理應捨離。」既然是自己生出來的，要捨也就容易。「要解」說：「厭穢須捨至究竟，方可無捨。欣淨須取至究竟，方無可取。故『妙宗鈔』云取捨若極，與不取捨，亦非異轍。」也就是說厭捨要究竟徹底，捨到沒有可捨為止。欣慕淨土，則要取得徹底，取到沒有可取為止。宋朝有位四明尊者作了一個「妙宗鈔」的註解說，有人問：至理是不垢不淨，無取無捨，你還要取捨什麼？答稱：「取捨若極，與不取捨，亦非異轍。」意思是說，取捨得登峯造極了，就同不取捨沒有兩樣。「要解」又說：「設不從事取捨，但尚不取捨，即執理廢事，既廢於事，理也不圓。」就是說放棄了一切取捨，也即是放棄了一切修證。因此理事是不二的，本來不是對立的。「要解」且作了歸納：「若達全事即理，則取亦即理，捨亦即理，一取一捨無非

法界。」

願能導行。既有信願必然引起持名妙行。「要解」讚歎持名功德稱：「言執持名號一心不亂者，名以召德，德不可思議故，名號亦不可思議。名號不可思議故，使散稱為佛種，執持登不退也。」為什麼不念其他名號呢？就因為阿彌陀佛名號是萬德洪名，持念功力就不可思議。執持彌陀名號達到一心不亂，決定生西無疑。一旦往生淨土，從此不再退轉。這不退轉是指位不退、行不退、念不退。念不退即念念契理，從容中道，心流入薩婆苦海，即一切種智海，也即如來的果海。往生的人不再墮凡夫地，稱位不退。常住大眾，不墮二乘地，稱行不退。往生的人都證位不退，同時圓證三不退。所以「要解」說：「極樂最勝，不在上三土（方便土、實報土、常寂光土），而在同居（土）。」因為上三土斷惑乃生，只有同居土，直以信願為導，持名妙行，未斷見思，便可仗佛願力，橫超三界，帶業往生。

「要解」說：「諸經所示淨土行，千差萬別，如觀像，如觀想，禮拜，供養，五悔六念等，一行成皆生淨土。唯持名一法收機最廣，下手最易。」佛說八萬四千法門中，唯有持名念佛這一方法，上至文殊普賢，下及五逆十惡，都能往生，這是「收機最廣。」不拘場合，不計時間，不講形式，不費錢財，時時處處，隨分隨力都可以念，這是「下手最易」。藕益大師不但稱性贊歎持名法門是「方便中第一個方便，了義中無上了義，圓頓中最極圓頓。」還在「要解」最後說：「嗟乎！凡夫例登補處，奇唱極談，不可測度，『華嚴』所稟，却在此經，而天下古今信少疑多，辭繁義蝕，余唯有剖心瀝血而已。」可見這部「要解」，字字都是大師心血的結晶。

怎樣持名最能收效？「要解」引證了元中峯國師與蓮池大師所說「明珠投於濁水，濁水不得不清，佛號投於亂心，亂心不得不佛。」這句話指出念佛必須攝心念。念從心起，聲從口出，音從耳入。心口相印，要念得清楚聽得分明。耳根一攝，其餘諸根，無由外馳。這樣全神貫注於一念，便可達到「佛號投於亂心，

亂心不得不佛」的境地。大勢至菩薩所謂「都攝六根，淨念相繼，入三摩地，斯為第一。」文殊菩薩所謂「反聞聞自性，性成無上道。」就是此種境界。

藕益大師選定的「淨土十要」中明袁宏道所撰的「西方合論」中介紹持名四淨念法：一、攝心念。就是當念的時候，必須攝念專注而念，如果妄念紛飛，不容易收攝，則可用一面在口裏念，一面在耳根聽的辦法，旋聽旋失，旋失旋聽。耳根被攝，則六根也自寂然。二、欣厭念。就是正念時要有意識地加以取捨，欣取極樂，厭捨娑婆，在無生中，熾然求之，念念之間，欣厭具足。久而久之，自然一句佛號提起，悲欣交集，渾身灑脫；且將自然漸漸入於不取不捨。三、勇猛念。凡自覺業習厚重，念力無法提起，這時勇猛着力，譬如大敵當前，只有奮勇抵抗，雖槍林彈雨，悲憶不止。「楞嚴經」說：「若眾生心，憶佛念佛，現前當來，必定見佛，去佛不遠，不假方便，自得心開。」總之，如能把全部心力，用在一句佛號上，日積月累，功夫純熟，自然心流入真覺果海，念念冥契客觀實相，將成就一行三昧，而滿九品往生的本願！

藕益大師還說過：「念佛法門，別無奇特，只是深信，切願，力行，為要耳。只貴信得及，守得穩，直下念去。或晝夜十萬，或三萬五萬，以決定不缺為准。畢此一生，誓無改變，而不得往生者，三世諸佛便成往生。一得往生，則永無退轉，種種法門，悉得現前。切忌今日張三，明日李四。……豈知念得阿彌陀佛熟，三藏十二部，極則教理，都在裏許。千七百公案，向上機關，亦在裏許。」故具縛凡夫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覺遲。不怕妄念多，只怕覺念少，妄念是病，念佛是藥，以藥治病，自能藥到病除。念佛的人，只管把一句「無南阿彌陀佛」的名號執持好了，不但眼前能得到受用，而且將來能往生西方，入阿鞞跋致。「法華經」說：「若人散亂心，入於塔廟中，一稱南無佛，皆共成佛道。」眾生不必自疑障深業重，不能念佛。當知千年幽谷，一燈即能燭破。最後，勸請讀者與「要解」參照研究，深信切願，老實念佛！

（上接第18頁南禪「頓悟」說的理論基礎）

②6 有兩首「五更調」，已確定是神會所作，收錄在胡適「神會和尚遺集」頁420下。目前我所引用的是第三首「五更調」，胡適懷疑它是神會所作（見「神會和尚遺集」頁479）；但是，從它的名字——「南宗讚」，及其思想內容看來，無疑地是南禪弟子的作品。「東方宗教討論會」上，游祥洲先生批評筆者引用了作者可疑的文獻；但是，只要確定它是南禪的作品，作者是誰應該是無關緊要的。

②7 引見胡適「神會和尚遺集」頁477。

②8 裴休「黃檗希運禪師傳心法要」；收錄於「景德傳燈錄」卷九；引見「大正藏」卷51，頁270。

②9 同前書。

③0 在「東方宗教討論會」上，創辦人藍吉富先生以及游祥洲先生，批評本文原稿所引文獻，都無法證明在「實際」上，「一切眾生本來是佛」。藍先生還以為，所謂「眾生本來是佛」，可能只是禪師激勵弟子的方便語，並非「實際」上眾生真的已經是佛。同樣，在台大哲學系的例行討論會上，也有不知名的一位先生，提出類似的疑難；而楊政河先生更就一般化的觀點批評說，禪宗的語錄或公案，往往不能依其字面的意義來了解。綜合這些批評者的意見，他們以為，如果眾生在「實際」上已經是佛，為什麼他們不知道？即使後來知道了，為什麼還要參公案、參話頭，慢慢地修？這些疑難的確是這兩次討論會中，筆者所遭遇到的最大挑戰。首先，我不否認許多文獻所說的「眾生本來是佛」，是就「道理」上來說；例如上引黃檗的語錄。但是，却也有不少文獻（如本文已引數則以及底下所繼續要援引的數則），都是從「實際」上來說明「眾生本來是佛」。尤有進者，下文還要就論理上，以詳密的邏輯論證，來證明：南禪的「頓悟」說，是建立在「實際」上的「眾生本來是佛」說。因此，不管就文獻，或就論理上，都支持本文的看法；那就是：南禪主張「實際」上「眾生本來是佛」。其次，眾生既然本來是佛，為什麼他們不知道？為什麼還要努力地，慢慢地參話頭、參公案？這個問題在下文我人將引「圓覺經」和「楞嚴經」來回答。依這兩部經，這是無法回答的錯誤問題。

③1 同註②8。

③2 同前註。